

■笔随心动

# 玉米秆·甘蔗

◎朱敏江

甘蔗是甜的,这是一个尽皆知的常识,但如果说玉米秆也带有甜味,还可以像甘蔗一样嚼,想必现在的孩子没几个会相信。

甘蔗需要钱买,孩提时,我们对于它只能望而却步。种着甘蔗的地里,必定是小孩子的禁区,再说,偷甘蔗的念头,这是我想都绝对不敢想的。

玉米秆则不然,掰过玉米棒子之后,它们仿佛一下子就成了无主之物,一根根直直立于地垄上,张开修长的叶片,欢迎着我们到来。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声中,玉米秆纷纷应声而断。我们从底部入手耐心尝试,如果有丝丝甜意,留下;如果不甜,就随手丢弃。

■难忘记忆

## 硬着头皮坐硬座

◎赵强

大约10年前的一次内蒙古之行,留给自己的记忆很深刻。当时去内蒙古是一次很急的约稿,虽经我多方努力,最终也没有买到从北京到包头的硬卧票。于是,一咬牙、一跺脚,只好硬着头皮坐硬座了。想想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硬座,不禁心里都起了鸡皮疙瘩。

晚上来到这辆车上,发现大多数乘客都是到目的地包头的,也有不少人到宣化的。这趟车是直快,几乎每一个站都要停靠。记忆中停靠了十多个站。这趟车还是上个世纪常见的绿色车,也就是今天俗称的绿皮车。车厢的设施十分老化,看不出已经进入21世纪。面对这种乘车环境,车厢内的乘客大都面带焦虑,无论是坐在座位的还是站在那的,似乎均是一脸的无奈。

一上车,不少农民兄弟和打工者就背着大包小包挤上了车。我的周围早已喧腾一片。有两个近60岁的黧黑男人在使劲地喊着:“快找个地方躺下”。他们不顾一切地找着适合自己的地盘。列车倒是正点开出,车厢内已经是人头攒动,大家肩并肩地挤在一起。

我与站在旁边的一个小伙子聊起了天。据他说,他每次都是周五晚上坐这趟车,每次都是无一例外地严重超员。因为在北京有一大批来自张家口、宣化地区的打工者,而铁路部门又没有加开的车次,所以大家都要挤这趟过路车。我点点头,难怪呢!

看着这破旧的车厢和周围嘈杂的人群,似乎不像是这个时代,倒像身处上世纪80年代。此时,刚刚还使劲

然后,每人背着几根经过验证的甜玉米秆,坐在石头垒砌的地埂之上,大快朵颐地嚼了起来。当然,后来加入队伍的,也往往能轻易分到一杯羹,得以一品玉米秆的味道。

不准谁来传递信息,只要谁家掰过玉米棒子,我们便会蜂拥而至。次数多了,对于挑玉米秆我们自然也就有了难得的经验。秆上没有玉米包的,或者玉米包很小的,那根玉米秆折下来,往往是甜的。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,也许是它的糖分没有被玉米粒吸走,或很少被吸走的缘故吧!

一群孩子排排坐在堤堰边的地埂上,悠然地啃着玉米秆,便是玉米这种植物留

给我最美好的回忆。

粮食产量不断升高之后,人们也不再为温饱问题而牵肠挂肚了。田里、地里,除了水稻、小麦、玉米,也开始种上了一些其他作物。父亲对我啃玉米秆的画面印象特别深刻,因此,他便在土质较好的稻田边上划出一小块,在一番精心的深耕之后,特地从邻村多年种植甘蔗的蔗农手里要来一些蔗苗,种上了甘蔗。

自从种上甘蔗之后,除了查看庄稼长势情况,照料甘蔗也成了父亲的一项必修课。父亲用锄头仔细地锄去与甘蔗争肥的杂草,将它晒瘪之后和割来的茅草一起压在蔗苗边上。甘蔗需水量大,但又不耐涝,父亲就用锄头开挖出几条水沟,既保证

让甘蔗吮吸到充足的水分,又便于多余水量的排出。甘蔗在父亲的细心照料下,长势喜人,在稻田边上呈现出了诱人的绿意。

那年我读师范放寒假从外地回家,父亲便兴奋地扛起锄头,领着我往那小块甘蔗地走。此时甘蔗地上看不到一棵甘蔗,只是地面与旁边相比稍稍有一些隆起。父亲举起锄头,朝向那片隆起挖去,仿佛那下面埋藏着千年的宝藏。

隆起在一点点降低,扒开盖在上面的鲜蔗叶,一根根暗红色的甘蔗露出了较好的面容,这便是父亲要挖取的宝藏。我们精心挑选了几根之后,父亲又小心翼翼地

将泥土填了回去。原来,当甘蔗收获之时,我还没有放假,父亲怕甘蔗放长了会烂掉,便将它们就地埋在土里储藏,等待我的归来。

父亲背起甘蔗走在前头,我扛着锄头跟在后面。看着他略显瘦小的身影,泪水不自觉地从我眼眶跃出,掉在脸颊之上。走在田头地垄,凛冽的寒风直钻入衣领,但我此时感受不到一丝寒意。

洗净之后,父亲将一根甘蔗截成一段一段。他将靠近根部的一段顺手递给了我。我接过来轻轻咬下一块,随着牙齿嚼动,浓浓的甜意瞬间包裹了我的口舌,并传递向周身。看着我津津有味地嚼着甘蔗,父亲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

美丽乡村 郭建生 摄

■微型小说

## 没用的老爸

◎余瀛

最近,林娟发现身为教师的老公变了,特别是对正在上初中的儿子,他似乎显得漠不关心。

一天,儿子拿着一张试卷兴致勃勃地问:“爸,这道回声问题,怎样才能求出两地之间的路程?”

他接过试卷一看:“哦,这个是物理题!速度,时间,速度,时间……我也不是很懂,你看看教材例题吧!”

林娟心想:你是理科毕业生,这道题还能难住你?

好在儿子认真,最后居然做出来了!林娟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又有一天,儿子指着一

道题证明题问:“爸爸,这道题怎么求证上面这个三角形和下面这个三角全等,你看,没有公共边也没有公共角……”

他皱着眉头,嗫嚅着说:“这个题呀!真还难呢!公共边、公共角硬是没有,平行,相等,45度,这个,这个……”

儿子这时候一拍脑门说:“我想起来了,平行同位角相等……”说完,儿子抓起书转身就不见了踪影。

林娟心想:一个大学数学教育专业毕业生,物理会不懂?初中数学不会做?怎么能教高中数学呢?

从此,儿子很少问老爸题了,因为他知道,问了也是白问。

两年后,儿子中考总成绩排名全校第一,被全市顶尖重点高中录取。林娟在高兴的同时,把对老公的愤懑一股脑儿撒给了他:“你想想,这三年你付出什么了?这题你不懂,那题你不会,敷衍儿子多少次了,弄得儿子都不问你题了。他考了第一,你高兴个啥?”

儿子这时接过了话头:“妈,您别错怪老爸了,要不是他一直在锻炼我独立思考、坚韧攻关的能力,我怎会有今天啊?”

■悠悠岁月

## 旅途书殇

◎陈慈林

这是一段荒唐年代的往事,又是一桩难忘的旅途记忆,更是一个至今压在我心头的痛:48年前的夏天,我在杭州卖鱼桥轮船码头,被人“劫”走了30多本我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书籍。

那天晚上月黑风高,我胸口像揣着只小兔子,徘徊在公社的一间库房旁。那里存放着几天来红卫兵扫“四旧”的成果:1000多册“封资修”的“毒书”,明天就要烧毁了。当我我跟在“战友们”后面,冲进我再熟悉不过的中心小学图书室,把一摞又一摞的图书装进麻袋时,我的心在滴血。这些书中,有许多是我已经读过的,更多的是我还来不及读的。那些让我感受过无穷悲欢的书籍,明天就要化为灰烬了。我不甘心让它遭遇厄运,冒着保护“四旧”的罪名,晚饭前从保管员阿养那里骗来了钥匙。

我看了一下四周没人,鼓足勇气,摸黑用颤抖的手掏出钥匙,却对不准锁孔。突然一只手伸过来,拿走了钥匙。我一惊,差点儿喊出声来。“嘘,别出声。”我一看是阿养。原来他把钥匙给我时,已经猜到了我要干什么。他蹑手蹑脚跟在我后面,看我打不开锁,就接过了钥匙。

也许因为阿养比我大三岁,显然比我沉着多了。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:“我已经把几本好书放在左边柜子底下了,拿出来后我与你分。”我跟着他进了仓库,屋子里黑乎乎的,什么都看不见。阿养对地形很熟悉,他牵着我的手,把我带到墙根,摸索着把柜子下面的三十几本书拿出来。我脱下外衣,铺在地上,把书裹在衣服里。

我们“贼”一样地回到房间里,阿养关上门,点上煤油灯,仗义地对我说:“你是书蠹,你先挑。”昏暗摇曳的灯光下,我看到那三十几本书好像在向我招手: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播火记》《青春之歌》《创业

史》《故事新编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牛虻》……我拿起这本,放不下那本,看了好一会,一本也没有挑定。阿养大度地说:“快藏起来吧,都归你了。”我向他鞠了一躬,喃喃地说了声谢谢。

后来的两年多时光里,这几十本书陪我度过了“知识饥渴期”。到我1970年初参加工作时,这些书还珍藏在家里柜子最底下。没想到的是,当年8月我结束探亲回单位的路上,竟然把这些珍贵的书给“丢”了。

那时杭州到长兴不通火车,因洪水冲断了公路,我只能乘内河小火轮。杭州卖鱼桥码头候船室内人头攒动,我把放着书的旅行袋当枕头,躺在墙角的地上休息。一个30多岁戴着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”红袖标的人过来,推了我一把:“起来,你袋里是什么东西?”我睡眼惺忪地说:“没什么,只有几本书。”话一出口,我就意识到糟了。果然,那人一听,就蹲下来说:“拿出来看看。”我非常不情愿地交出旅行袋。这人打开袋子,随手一翻,突然脱下外衣,把一本本书都放到自己衣服里。一会工夫,我的袋子里只剩下了四五本书。这人板着脸说:“这些书都是大毒草,看你年纪小,今天就不追究了,但书要没收。”说完包起书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一时反应不过来,呆在那里好一会。

等我清醒过来,想到书又不是投机倒把物品,这人没权没收呀!可上船的时间快到了,我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个戴红袖标的人;再说,他若追查起书的来源呢?于是,我只好快快离开杭州。如今,我收藏的书籍已经超过了5000册(不含杂志),但我却一直难忘那三十几本我冒着巨大风险“偷”出来的书。也不知道那些书,最后的命运是什么?但愿那位戴红袖标的也是个爱书人,那也算这些书得其所哉。

■思绪点滴

## 古城泰宁 工疗行思

◎李克力

今年初夏时节,金华市人大、市科技局、市建设局机关工会联合组团,一行29人赴福建三明泰宁古城进行职工疗休养。其间,大家欢歌笑语,各展才情,颇有一点“狂放豪迈”的风雅情调。大家观古城自然景观之神奇、人文景观之怀古、小桥流水人家之宁静,深为古城的钟灵毓秀所震撼。

工会组织职工疗休养,同团出行者,无论身份地位、志趣爱好如何,均秉持“与人乐乐”的良好心态,这是和谐团队的境界。

泰宁山川秀美,这里更是人才辈出。在中国历史上,总共出过504位状元,其中泰宁县在中国科举史上就出了2位状元、54位进士、101位举人。要知道,及至今日,这全县人口不过13万,可谓是“文星”璀璨。

笔者不由想起《范进中举》的故事。“举人老爷”被人称为“文曲星”下凡,泰宁县出了这么多的“文曲星”,该演绎出多少动人心弦的故事呢?

梁思成先生曾提出,历史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,随着

文化而兴盛、衰亡。任何新的文化,包括建筑文化,都离不开历史的沉淀和积累,人们应把握好传承的问题。

泰宁的古建筑承载着太多的中华文化信息,其建筑形制中的“门当户对、上马石下马石、旗杆门钉、正堂天井、东厢西厢、木雕砖雕石雕、基座立柱牛脚”等等,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“礼乐制度”等文化元素。人们从古建筑中直观地感受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,并从中生发出无限联想。

建筑是一件凝固的作品,它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质。笔者作为一名城乡建设工作者,深切地感受到,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受到,对古城、古村落、风景名胜区等是“千秋大业”的事。这项工作的意义,不仅体现在古建筑的实物存在上,更在于为“文化自信”提供了印证。

相传孔子曾言“礼失而求诸野”,倘若民间古建筑尽失,那么一个地方的文化、历史沉淀,将会因缺少实物观照而显得苍白。试想,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!

■心结千千

# 别让另外九个你偷懒

◎王珍

2016年8月9日,里约奥运女子100米仰泳决赛,傅园慧以58秒76,排名第三获得铜牌,再次创造个人的最好成绩。赛后傅园慧甚至不知道自己获得铜牌,她说“自己游得太快了,以前的努力没有白费,腿都快抽筋了”。她还自嘲手太短了,已经用完“洪荒之力”。

洪荒之力是什么?古人云: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。电视连续剧《花千骨》里,也说到神秘力量“洪荒之力”,传说可以摧毁世界。拥有洪荒之力的人就是花千骨。

这两位都是名人,一位自然是神话里的。话说现实中的你我,若是问你:“一分钟,你能鼓掌多少下?”你会怎么回答?

记得那天我是混在省级机关的女干部中,听著名作

家毕淑敏的讲座。面对毕淑敏的提问,大多数人的答案是能鼓掌100到200下,有三四个人认为自己能拍手200到300下。只有一人说自己可拍到500下以上,被大家笑了很久。

这个人当然不是我。我有自知之明:这在座的都是女部长、女处长,我混了一生,就是个“小土豆”,敢和她们比试吗?我就拍个五六十下也差不多了。不过在这样的场合,我一般是不敢吱声的。

然后测试开始,为节省时间,以10秒为单位记数,哗啦啦一阵雨点般的掌声过去后,大家被自己的能力惊到了:“啊,我拍了67下,67乘6,我1分钟能拍402下?”而我发力来居然也拍了57下。这比起初估计的要强得多。

毕淑敏抛出了第二个问

题:“在工作中,在生活中,你会不会也同样是低估了自己的能力?”

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,蕴藏着至少90%的潜力,你现在发挥出来的不过10%,只是冰山一角。90%的潜意识依旧隐藏于我们不能觉察的黑暗中。光现在的一个你已经这么了不起了,如果再让潜伏着的九个你出来帮忙,还有什么事情搞不定吗?这是以心理医生打底的作家毕淑敏揭示的真相。听着让人信心满满的。

也曾读到过这样的故事:一名女子趁幼儿熟睡之际外出购物,返家途中,在巷口与人闲聊。幼儿醒来寻母,竟爬上阳台呼叫,一失足从阳台上坠落下来。女子飞奔至楼下,奇迹般地接住了自己的孩子。

幼儿体重约15公斤,从五楼坠下,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,在将达地面时的速度非常快,年近三十的女子竟能如此极速赶到。人们在惊讶之余,还请来专业运动员做了一个模拟实验,结果都无法及时赶到出事地点。原来,这个弱女子的潜意识里,藏着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!

还有一个夏日,美国一位以轮椅代步的年轻母亲,看到自己的孩子失足掉进游泳池的时候,竟然连人带轮椅冲进泳池,将孩子救起并实施人工呼吸,最终救活了自己的孩子。事后,这位母亲却说不出自己当时是怎么做到的。

而在英国伦敦的一场大火中,一名妇女竟左肩扛电视机,右肩扛保险柜冲出火场。在众人的啧啧称奇中,

她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

这些神奇的超常发挥,无不印证着人的潜力是无穷的。但这些非正常的能量爆发,不过是一种应激反应,若在常态中也是这样把弓拉得满满的,脆弱的神经会不会断裂?小心脏会不会受不了?

假如真如毕淑敏说的那样,我的身体里还藏着九个不作为的我,我要把她们一个个揪出来,然后,让一个去干活,一个去玩要,一个居家,一个旅游……把我想做的事情都去做一遍。

想着这些的时候,我忽然就明白了毕淑敏的用意:原来,我们常常觉得力不从心,觉得时间捉襟见肘,正是因为我们只动了一个自己,而让另外九个自己在偷懒。毕淑敏的“潜力说”无疑是强健身体、振奋精神的心灵鸡汤。